

韓中文學作品中夢的樣相和意味指向研究

——以「調信傳」和「枕中記」爲主——

金 光 淳

目次	次
I. 序 論	IV. 文學的意義
II. 夢的受容樣相	V. 結 論
III. 夢的功能和讀者的觀點	

I. 序 論

歷來學者認爲韓國敘事文學是受到中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因此研究「金鰲新話」和「剪燈新話」、「洪吉同傳」和「水滸傳」、「春香傳」和「西廂記」的時候，幾乎以影響和模倣的角度來討論，一直到1960年代以前。學者們儘量求取實證的根據來主張自己的意見。從1970年代起，張德順・金烈圭・林熒澤和趙東一等學者們批評前代的研究成就說實證的研究是一種以素材的類似性爲主的微視的考察方法。因此實證的研究方法漸漸退色。而且中韓比較文學的風氣也跟着消失了。但是少數的學者們以摸索韓國文學的獨創性的方法來研究中韓比較文學。這種傾向附合於堅持主體的立場的文化史上的新氣流而反響了相當的同感。但是也有極端的偏見，就是說比較研究中韓文學的時候，全面地否定了中・韓兩國文學的影響關係。兩種文學作品中雖然有類似性，但是不一定有模倣關係。同樣的道理，兩種作品中雖然沒有類似性，但是也不能證明兩種作品中沒有影響關係的事實。受容作品設計上的着點和作品背景時，雖然沒有呈現直接的類似性，但是可以影響和模倣的角度來研究。一般來說，兩種文學作品中有互相類似性的話，那是主要以形式和題材爲中心的想法。研究比較文學的時候，有些學者認爲某一種作品完全在外來文學作品的影響中形成了，或者認爲某一種作品是完全排除外來的影響而獨自成熟的。但是我們認爲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因此，我們研究中韓比較文學的時候，只執着模倣或者獨自性的觀點是對於了解兩國文學的授受關係有很大的障礙。研究比較文學的時候，我們首先以摸索外來作品源泉的美學精神的試圖來解釋外來要素。從這一點開始研究外部的影響有如何的功能，這樣做下去，才可以客觀的判斷作品價值。¹⁾

本人着眼在如此的看法，在下面比較研究唐代的「枕中記」²⁾和韓國的「調信傳」³⁾。一般來

1) 黃涇江，古典文學의 美意識과 原理「古典文學을 찾아서」(文學과 知性社, 1976,), pp. 35—36.

2) 沈既濟，枕中記「唐人小說」(文光圖書公司，中華民國 64)，pp. 37~42.

3) 「三國遺事」卷三 塔像 第四 洛山二大聖 觀音正趣 調信條中有關調信的部分持稱爲調信夢，調信夢生，調信傳和調信說話等等。因爲表現調信的一代記錄的意味濃厚，因此在這裏持稱爲「調信傳」。

說,「調信傳」受到「枕中記」的影響⁴⁾。由故事的結構・內容的類似性來判斷兩者的關係的話,如下:兩者都敘述非現實的世界,而且兩者都是經過夢中經驗覺醒現實界的道理的內容而構成的。因此,很多學者認為他們之間有影響關係。但是兩者中,夢的功能和意義的關聯性是如何,從來沒有試圖深入探討。

假如「調信傳」受到「枕中記」的影響的話,我們應該分析影響的程度如何,受到影響的部分是那些。從這些分析看,我們可以涉及到「枕中記」和「調信傳」文體問題的階段⁵⁾。本文首先考究「枕中記」和「調信傳」中夢的受容樣相,然後從夢的功能和讀者的角度來檢討它們之間的影響關係。最後做個文學史上的評價。

Ⅱ. 夢的受容樣相

「枕中記」和「調信傳」大部分的內容是夢中經驗。兩者中夢頗有重要的位置。在現實生活中不滿意的人,常常借夢達到現實生活中不能實現的事情。因此,有人說夢不是單純的 motive 而是把主角的慾望具體化的裝置。夢有代理現實生活中有慾望的功能,有表現洞察力的功能,有呈現集團無意識的功能,⁶⁾在「枕中記」和「調信傳」中強調着現實生活中的慾望。洞察力和集團無意識的表現不大深刻。所以強調現實生活中的慾望,原因是主角對現實的執着非常強烈而引起的。比較整理兩者的夢中事情如下:

〈枕中記〉

- ① 和容貌秀雅的崔氏結婚:及第進士。
- ② 為民治理水利事業,參戰開拓領土。
- ③ 宰相所忌,受到謀陷,貶為端州刺史。
- ④ 再得重用為宰相。
- ⑤ 再受到姦臣的謀陷,廬生九死一生,避身於驪州。
- ⑥ 數年後再登,封為小國公。
- ⑦ 三十餘年中享受人生而病死。

〈調信傳〉

- ① 調信和金昕公之女結婚。
- ② 40餘年的生活中得兒女五人。
- ③ 家情困難,四方流離乞食。
- ④ 兒女餓死。
- ⑤ 在茅屋中營為貧困生活。
- ⑥ 女兒乞食中被狗咬。

4) 林炎澤,羅末麗初의 傳奇文學,「韓國漢文學研究」5,(韓國漢文學會,1981),p.94.
丁範鎮,「唐代小說研究」,(成均館大 大東文化研究院,1981),p.160 參照。金光淳,韓國小說史의 時代區分과 發展樣相「語文論叢」22號(慶北大學校 人文大學,1988),p.198.

5) 中國把「枕中記」看待小說,而在韓國把「調信傳」看待說話的傾向較濃厚,在兩國之間關於文體有如此異論紛紜,這點應當修正。

6) Jolande Jacobi 「The Psychology of C.G. Jung」(Yale University) 李泰東譯, pp.113—114 參照。

⑦ 按照婦人的提議，各帶孩兒二名分離。

兩個作品按照情節結構可以各分七個階段。在情節發展中，主角在夢中能夠達到現實生活中渴求的事情。「枕中記」中，盧生和美麗的女性結婚而當宰相，享受富貴榮華。「調信傳」中，調信思慕太守金昕公的女兒，終於結婚而生一男一女，四十餘年同苦同樂。我們不能一律規定人們慾望的類型。但是比較根源性的慾望，也許是和美麗的配偶百年白頭偕老，立身揚名。從這一點看來，兩篇作品中含有人間根源性的慾望，夢擔當代理慾望的功能。敘事文學中出現夢的事情，我們可以解釋為神話的世界觀變化為現實的世界觀的現狀。神話時代中，主角具有超現實的能力，而達成他所願的事情。因而不必要借夢。建國神話・始祖神話中夢沒有出現的理由，可以從這一點了解。但是神話的秩序衰退而現實主義的世界觀抬頭，人們所不能達成的事情愈來愈多。人們利用夢來改造現實時，人們漸漸認定可以利用所謂夢的裝置來改造現實。夢中主角可以達成現實生活中不能得到的事情，這一點和神話的世界幾乎無異。但是因為另有操縱夢的主宰者，所以夢中主角比神話中的主角缺乏主體的判斷。這種情況經過「枕中記」和「調信傳」中可以得到檢證。「枕中記」的盧生所願的是脫離農夫的身分而享受富貴榮華。這種渴求在夢中具體的實現。盧生和美麗的閨秀結婚，而官職愈來愈昇，終於登為宰相。③和⑤的情節結構中，他處於受到兩次謀陷的危機狀況，但是這種危機情況是由於奸臣猜忌心而引起的，而不是他自己所造成的事情。因此，愈反復危機情況，他的清白愈鮮明。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危機情況是為了浮刻盧生身分上昇的當為性而使用的。盧生的身分上昇不是由於他的意志來的，而是和他的意志無關地造成的。從這一點看來，盧生本身也只不過是一個手段而已，他所願的是出將入相。這也許不是所希望的具體的地位。出將入相所表現只不過是儒家的功名心，它為表現主角的飽食山海珍味，和美人結合而子孫萬代繁昌的慾望要素。⁷⁾ 因此雖然盧生在夢中經驗到出將入相，但是本身沒有那麼大的氣概而設定的而且也沒有宰相的出眾的智謀和先見之明。所以他被人受到謀陷時，沒有抗辯自己的清白，或抵抗，只不過要拔劍自殺。我們找不到號令藩國的英雄面貌。他受到第二次謀陷的時候跟婦人說：「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⁸⁾

面對緊急狀況的時候，不摸索解決問題的辦法，只後悔做官生活中的虛妄。考慮前後的事情，雖然他受到謀陷，不一定被處刑。因為他在做官的期間，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功績，所以實際上，所有的其他徒黨被處刑，但是盧生能擺脫困境。而且過幾年後，他的官運又轉好，職位更昇高了。要是盧生當時自盡的話，他的命運會變成悲劇，而且家門的繁昌和發展也是期望不到的事情了。整個情節構成中能表露出他的意志的是，只不過是當時他要自盡的部分。

7) 沈既濟，枕中記，「唐人小說」，（文光圖書公司，中華民國 64），p.37。

“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把”。

8) 沈既濟，枕中記，上抄書，p.38。

受到謀陷，能擺脫困境而做宰相的事情可以說是和盧生的意志無關。

換句話說，現實生活中有些預定的順序，操縱他的生活。因此，他本身死掉也不能按照他的意志來處理，所以他的生活只能按照預定的順序來被動的展開起來。「調信傳」的調信愛慕金昕公的女兒，累次對洛山大悲菩薩許過願。但是他所願的事情沒有實現，因而在佛堂中怨恨佛陀。那時候，不知不覺中驚醒，在夢中和金昕公的女兒結婚回鄉。「枕中記」的盧生結婚後，進出中央政界。盧生的婦人崔氏是山東士族的名門巨族的後代，有巨大的財力和權力。盧生以這種財力和權力為基礎，他的官職更快的昇高了。⁹⁾「調信傳」的金昕公也是新羅的豪族，有相當的財產和權力。假如調信對於官途有興趣的話，可能比盧生的官運不壞。但是調信結婚以後回鄉過平凡的農村生活。這種現象很可能由於盧生合法的結了婚，但是調信不是如此，因此這兩者的婚姻後生活的樣態不一樣。

調信如此的婚侶生活，我們可以推測也許他本身是以僧侶的身分來婚姻，因而沒辦法適應社會生活。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應該在文脈上找不到客觀根據的情況之下，勉強地推斷調信之婚後回鄉隱居的理由。我們舉例子來說：假如因為調信以僧侶身分來娶太太，所以在社會上被人家看待不道德的人物。因此，為了避免世人的注意，而回鄉逃避。這樣的逃避行腳終於面對了經濟上的困境。換句話說，他本身不道德，因而逢着了經濟困境的刑罰。這樣的推理很可能和當時的社會情況有所出入。因為當時男女相愛的事情比較自由¹⁰⁾ 所以我們把調信的婚後經濟上的困難理由應該在夢本身中去找。

「家徒四壁，藜藿不給，遂乃落魄扶携，糊其口於四方，如是十年，周流草野，懸鶉百結，亦不掩體。」¹¹⁾ 上面的內容是調信傳的第三情節部分。「枕中記」中的第三情節部分，只不過為了提高官職而面對一時的困境，但是「調信傳」中情節部分不一樣，即這段落暗示着長期間的經濟上的困難。即第三情節以後就一直描寫由於經濟上極深的困境，而引起的女兒的餓死。假如我們解釋；調信所願的只不過是和金昕公的女兒結婚，而不是婚後的富裕的生活，這種看法不一定有道理。因為婚以後要享受幸福圓滿的生活的話，至少應當有結婚生活的經濟基礎。調信本身不可能自願由於經濟困難而遭到家庭生活的破綻。那麼我們可以說是調信本身不願意因經濟上的窮困而面對家庭的破壞。如上看來，「枕中記」和「調信傳」中所受容的夢是將主角在現實生活中所願望的事情把它具體化的。而且兩者中的夢都不能用主角的主動的力量來涉及的。譬如說，「枕中記」中盧生想自盡，可是作者設定不讓他死掉。「調信傳」中調信想去中央，可是作者設定不讓他去的場面。主角被不顯露的某些主宰者和他們的意見無關地安排了他們的運命。「枕中記」中夢所受容的內容中，主角和主宰者之間的關係是主宰者對主角很肯定，但是「調信傳」中的情形就不一樣，主宰者對調信表示否定的態度。也就是說，「枕中記」的作者以盧生浮刻畫為理想的人物，而提供正面的教訓。但是「調信傳」的作者以破壞理想的人物來描繪，而同時提示反面性的教訓。

9) 內山知也，「隋唐小說研究」，（木耳社，昭和 56），p.341中 引用。

10) 我們可以以僧侶元曉和瑤石公主的關係，和「三國遺事」廣德嚴莊說話中的嚴莊的態度來做傍證。

11) 一然「三國遺事」，（廣書出版社，1980），p.119。

Ⅲ. 夢的功能和讀者的觀點

「枕中記」和「調信傳」都有人生無常的主題。「枕中記」中盧生覺夢以後，對已前他執着過的現實生活覺悟到，那是沒意義的事情。「調信傳」中調信覺夢以後，對已前他自己的修行態度後悔而更精進求道生活。因此，我們可以說夢是包涵着教訓的意義。但是敘述這種作品的作者對盧生賦予肯定的評價，而對調信描寫為否定的評價。因此，讀者對這兩種作品的觀點當然不同。盧生夢中享受到富貴榮華，而覺夢以後發現到情況和他睡覺以前的完全一樣的現實，因而他覺悟到夢中的情形和現實完全不同，而覺醒了人生虛無。所以他設「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現，死生之情，盡知之矣。」¹²⁾ 這種覺悟是由於覺醒夢中情形和現實的情況之間的毫無關係而來的。他所覺悟的是夢和現實無關聯及夢的虛無。

換句話說，他所得到的事實是他所願望的事情，不能借夢所達成。但是他本身覺夢以後，他認為已經覺悟到人生的真理，但是盧生除了夢中以外，連覺夢以後都沒有力量診斷自己。覺夢以後，盧生把夢的虛無連結為人生的虛無，是因和夢的功能有密切的關聯。夢中盧生體驗到從結婚到死亡個人的一生，而且讓盧生在現實生活中不再追求富貴榮華。即夢是讓盧生感到他已經享有富貴榮華，而且這種富貴榮華也是沒甚麼，因此讓盧生在現實中不再追求它。這種態度是可以從覺夢後，從盧生的行動中找到。

因此，「枕中記」中夢和現實是看待同樣的事情。而且盧生本身沒有具備改造夢的力量。這種現象，我們以敘述者和讀者之間的關係來解釋的話，可歸納如下的內容：我們想敘述者也許可以讓盧生通過夢覺悟到人生的真理，可是比較有條理的讀者很可能不讚成如此的看法。因為該作品的情節結構中，做夢和覺夢後覺悟到人生的真理之間沒有必然的聯關性，所以讀者沒有辦法把夢和現實歸納為有關聯的事情，因而雖然敘述者的意圖是如何，讀者不能把「枕中記」中的夢和現實類推為有聯關性的事件。而且因為以夢到達全部事件被完結的，結局所以作品本身是「閉鎖」的作品。「閉鎖」的作品中未找到主角和現實的對歧現象。對歧是主角對現實感到不滿才有的事情，但是盧生對現實感覺不到不滿的話，對歧的因素是不可能存在的。盧生的周圍環境是固定的，但是盧生不脫離該環境，因此可以說，對盧生來說，夢的功能是很強烈的。所以期待主角覺夢以後現實生活中會改變的讀者們感到不滿。也就是說，夢對主角擔任絕對的功能，但是夢對讀者而言，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

「調信傳」中夢對調信提供身分格下的動機。因而敘述者給讀者賦予讀者們期待的事情以上的衝擊。調信夢中窮困的生活和覺夢以後，到夢中死的兒子墳墓中發現石頭做彌勒時，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夢是受到潛意識的影響而來的，所以不能隨便地做夢。換句話說，敘述者憑着他的想像力來設定夢，但是不能完全脫離時間，空間的範疇。「調信傳」和「枕中記」中夢的受容樣相是同樣的。可是夢的功能是不同。功能的不同不是由於敘述者特性的相異而產生

12) 沈既濟，枕中記，上揭書，p.38.

的，而是由於兩者的社會背景的相同而引起的結果。盧生所目的是富貴榮華，可是調信所願的是愛情追求。追求愛情時，爲了持續愛情，經濟上的安定是必須條件，但是在那個時代對像調信似的老百姓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這是當時社會經濟上的一面。這不是由於調信的能力不夠而來的結果，也不是當時隣居們的薄情而來的現象。「調信傳」的時間背景是新羅末期，那時候骨品制度混亂而在全國發生流民，社會經濟非常不安了。¹³⁾ 因此調信的太太說：“奚至此極，與其衆鳥之同餒，焉知隻鸞之有鏡，寒棄附，情所不堪，然而行止非人，離合有數。”¹⁴⁾

從這句話中表露出沒辦法克服窮困的情況。這種現象不但是局限於調信家庭的，而是由於社會結構上的矛盾而引起的病理的現狀。因而調信後悔自己的婚姻。因爲這都是由於自己的結婚而引起的困難，所以一般讀者期待着以愛情結合的調信夫妻克服這窮困。但是結果是相反的，就是說調信覺夢後，失踪了。因而讀者只能憑想像力來推測敘述者的意圖。就該作品提供讀者的想像餘地的觀點來講的話，「調信傳」是「開放」的作品。假如佛教徒讀「調信傳」的話，他們也許認爲求道者的葛藤通過夢來解決，因而他們覺得崇高美。注意調信的葛藤本身的讀者們，因爲經過調信的經濟窮困而惹起的葛藤終於沒有解決，所以他們感到悲壯美。假如說由於「調信傳」的佛教色彩而浪漫的去處理現實的葛藤的話，¹⁵⁾ 也許被注意調信的葛藤本身的讀者受到批評。讀者注意調信的葛藤本身時，比較容易考察作品的背景。照理來講，調信應該以悲壯的人生來做個終末。但是事實上把調信得到覺悟的事情來做結局，我們要了解悲壯和覺悟之間的聯關性的話，首先應該考察一然的創作意圖。

一然在「調信傳」的論評部分中說，他讀過既存的有關調信的傳。¹⁶⁾ 那麼，他讀了之後，以佛教的角度來重新做「調信傳」的可能性很大。原來有關調信的傳說是描寫調信一生的記錄，而不只是描寫夢中事件。

因爲一般來說，傳是描寫人物的一生的，所以不必用夢的虛構來說明。從原來的傳到一然的「三國遺事」中改變爲以夢爲題材的作品的事情，我們可以說是一然改作時的一大變化。從注意原來的葛藤本身的讀者的立場來講的話，悲壯和覺悟的空隔是可以以作家意識的界限來了解。

但是如果以佛教徒的立場來看，也許在「調信傳」中佛教思想巧妙注入着。照如上的內容來把夢和現實的結構上的關係圖表爲如下。(圖表參照)

「枕中記」中對現實生活不滿，主角因爲在夢中達到現實生活中所願的事情，所以從醒覺以前的現實到覺夢後的現實之中，情況條件是上昇的作品。但是「調信傳」中調信雖然在夢中達到了現實生活中所願的結婚，可是由於經濟上的窮困而處於劣惡的環境，所以說「調信傳」的情況條件上表現着上昇・下降的局面。因此，讀「調信傳」的讀者比讀「枕中記」的讀者，不容易把握敘述者的意圖結果，以佛教徒的立場來，情況條件是達到高潮→下潮→高潮，但是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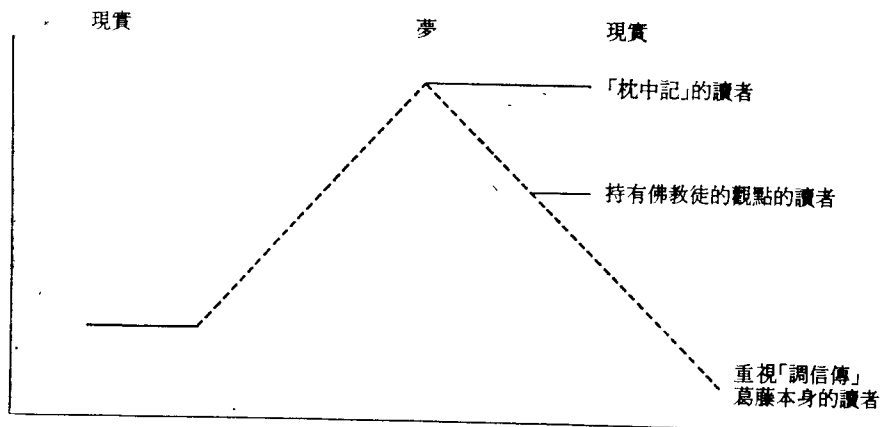
13) 金哲堧，後三國時代의 支配勢力의 性格，「李相伯博士回甲紀念論叢」，1964，pp. 253—254.

14) 一然，上揭書，p. 120.

15) 鄭學成，傳奇小說의 問題，「韓國文學研究入門」(知識產業社，1982)，p. 254 參照.

16) 一然，上揭書，p. 120，“讀此傳”。

〈圖表〉



意調信葛藤本身的讀者可能認為情況條件是高潮・下潮的局面，因此以佛教徒的立場來理解的話，可能認為「調信傳」和「枕中記」的情況條件是類似的。但是注意葛藤的讀者很可能認為兩者不同，所以「調信傳」的夢所指向的是照讀者的觀點的不同而被了解為不同的樣相。這種現狀也許是由於一然的創作意圖而產生的結果。

着眼在兩種作品的類似點來看的話，可以說「調信傳」是模倣「枕中記」的，但是着眼在兩種作品不同點的話，也可以做不同的評價。

假如「調信傳」受到「枕中記」的影響的話，「調信傳」是從「枕中記」換骨脫胎而成的。

Ⅳ．文學的意義

在「調信傳」和「枕中記」中受容夢的樣相中有些異同。雖然在兩種作品中夢所佔有的是絕大部分，而且兩者都是以夢為題材而包涵教訓的意味。因此，我們可以把它們看做同一類型的作品，而透過現實和夢的對立來堅持求道者正當的態度，這樣的態度是兩者中都有的特點。

但是實現如此態度的方法是卻完全不同。首先，在宗教的背景上「枕中記」是道教，而「調信傳」是佛教。主角的身分上，前者是年輕人，後者是僧侶。夢的內容上，前者是在夢中追求幸福，後者是因愛情引起的煩惱而如此的苦痛。如上，「枕中記」中受容夢的樣相是按照盧生所願的事情，一個一個都實現了。但是，「調信傳」的樣相就不同，夢的展開樣相不跟調信所願的情況一樣。這是跟敘述者的現實觀・價值觀有關聯。換句話說，敘述者操縱主角，把夢中盧生的生活展開出肯定性的方向，但是把調信向否定性的方向描寫繪出來了。因此，我們可以說是「枕中記」的敘述者以盧生浮刻為理想的人物來傳達教訓，但是「調信傳」的作者把調信描寫為破壞理想的人物來提醒人民。前者是理想的人物，後者是包涵現實上的問題的實際上會出現的普遍性的人物。在夢的結構上而來看的話，「枕中記」是現實・夢・現實順的，只是內涵

上昇情節。但是「調信傳」是以現實・夢・現實爲次的上昇和下降的情節交叉出現。

「枕中記」中雖有覺醒，可是實際上沒有跟夢以前的情況不同的改變，即夢和現實是完全兩樣，而且盧生醒夢以後，主角本身受到很深刻的衝擊，可是讀者感受不到衝擊以上的甚麼意義。但是「調信傳」中的主角就僧侶身分來講的話，可以說是他得到覺悟。可是以俗人的身分來講的話，他受到了破滅，即，夢和現實有很大的關聯。因此，不能把夢和現實分開想，所以主角從夢中醒來以後，現實的生活就如夢中的事實一樣，遭到破滅，這一點是「調信傳」和「枕中記」的很大的不同點。如此夢的結構上上昇和下降的意義的差異並不單純。「枕中記」情節過程中情況條件的上昇要因是由於被遇然性而引起的。但是「調信傳」中的情況並不如此，即，情況條件的上昇是由於對具體的對象所有慾而產生的。情況條件的下降是由於經濟上的破綻而引起的。也就是說，在「調信傳」中情況條件的上昇和下降的要因不同，而且沒有聯關性。這一點可以說是這部作品的情節結構發展中的缺點，但是作者把情況條件的下降要因解釋爲如上的事情，假如我們考慮到當時社會的經濟情況的話，我們從作者的解釋可以了解明顯的作家意識。而且從夢的裝置和它的功能的角度來觀察的話，「枕中記」中夢不是一定需要的裝置，因而在內容中不擔當特別的功能。假如夢以別的要素代替的話，也許無關。因爲作品中環境和人物的因果關係不太明確，所以覺夢以後的覺悟也是指除去自身的慾望以後的附產物，並不是指得到真理的。讀者讀「枕中記」以後，能覺得夢和現實不是連續性的，但是「調信傳」中夢是必需的，除去夢的話，情節結構不完全。在「調信傳」的結尾中，調信除去自身的慾望而回復本來的求道者的位置，而隱居。主角的隱居表示這事件沒有完全告一段落，因而讓讀者想像其後的變化。因此我們可以說「調信傳」是「開放」的作品，但是「枕中記」卻不然。所以可以說是「開放」的作品。因此注意調信的葛藤本身的一般讀者許也感受到悲壯美。而且以佛教徒的立場來注視的讀者，也許覺得崇高美。

「調信傳」是「開放」的作品，按照讀者觀點的異同，有些讀者感到悲壯美，也許有些讀者感到崇高美。因此，「調信傳」可以容納多樣的讀者，這一點是「開放」的作品帶着的文學上的意義，也是長處。但是「閉鎖」的作品中不會出現主角和現實的對峙，因而預測夢會影響到現實中主角的讀者也許感到情節發展不够逼真。

以下我們考察「調信傳」和「枕中記」的文體的意義。首先不難發現的是，中國把「枕中記」視爲小說作品。¹⁷⁾但是在韓國許多早期學者們把「調信傳」視爲說話，¹⁸⁾而文體上否定「調信傳」

17) 傳奇筆記，「唐人小說」(文光圖書有限公司，中華民國，64年)，p.37.

李宗爲，「唐人傳奇」(中華書局，1985)，p.64.

祝秀俠，「唐代傳奇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 46年)，p.78.

劉瑛，「唐代傳奇研究」(正中書局，中華民國 71年)，p.253.

秦孟蕭，「中國小說史初稿」(河洛圖書出版，中華民國 67年)，p.62.

郭鐵一，「中國小說史」(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 54年)，p.85.

木鐸，「唐人傳奇」(木鐸出版社，1985年)，p.78.

范烟橋，「中國小說史」(長安出版社，中華民國 66年)，p.58.

魯迅，「中國小說史」(丁來東・丁範鎮譯，錦文社，1964)，p.93.

丁範鎮，「唐代小說研究」(大東文化研究院，成大大東文化研究院叢書 I，1982)，p.102.

車相轅，「中國文學史」(東國文化社，1958)，pp.318—319.

金學主，「中國文學概論」(新雅社，1977)，pp.420—427.

的小說價值。他們以「調信傳」的情節結構不嚴密・傳說的驚異色彩突出的性質來做否定小說價值的根據。但是最近少數的學者漸漸認定「調信傳」的小說價值。¹⁹⁾

在此，我們以夢的受容樣相和意味指向的立場來比較「枕中記」和「調信傳」的結果來討論兩種作品的文體論(ganre)的性質。首先，要弄清楚傳奇小說的名義和其含義。傳奇是唐裴鉞的創作品集的名稱，²⁰⁾裏面描寫的內容都是非現實的・非人間的・非科學的荒唐無稽的世界和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²¹⁾描寫的重點不在事件的羅列，而在浮刻人物形象。還有在傳奇中作者有意的創作態度很突出。²²⁾傳奇小說是士大夫們的有意的個人創作品，以典雅・美麗的文言文來記述的短篇形成的敘事體。大部分傳奇小說以士大夫或貴族階層的人物來做主角，而反映着當時的社會現象。題材方面上主要的要素是非現實・幻想・浪漫的事件。²³⁾Albérès說，小說是經過故事，表現故事以上的葛藤的創造形式。²⁴⁾而且在表現形式方面來說，故事的表現形式上至少充足小說的基本條件的話，我們也可以把那段故事稱為小說。²⁵⁾在中國早就把「枕中記」看待傳奇小說，但是在韓國不把「調信傳」類的故事視為小說，筆者認為這一點應該要修正。因為「調信傳」不只是單純的故事，「調信傳」包含着作的創意性，反映着當時實際的社會現象。結構上內包着虛構性的普遍的人間故事，因而很容易讓讀者引起共鳴，而且使讀者感動悲哀。從如上的觀點來判斷的話，我們可以說「調信傳」已經脫離了單純的故事境界。在中國6・7世紀左右，唐傳奇大量產生，8・9世紀那種作品的生產到達極點。在韓國從新羅末到高麗初，留唐學生人數漸漸增加，和唐帝國之間文物交流也是隨着頻繁了。²⁶⁾在這種文化交流情形之下，韓國很可能受到唐帝國的文學風氣的影響。²⁷⁾「枕中記」是八世紀的

18) 池浚模，傳奇小說의 嚆矢는 新羅에 있다「語文學」23輯(韓國語文學會，1975)，pp.117~135.

林煥澤，羅末麗初의 傳奇文學「韓國文學史의 視角」(創作과 批評社，1984)，pp.9-25.

金光淳，韓國古小說史의 時代區分과 展開樣相「語文論叢」22號(慶北大學校 人文大學，1988)，pp.198-199.

19) 金台俊，「朝鮮小說史」(朝鮮語文學會，1933).

周玉山，「朝鮮古小說史」(正音社，1950).

朴晨義，「韓國古代小說史」(日新社，1958).

金起東，「李朝時代小說論」(精研社，1959).

鄭鉉東，「古代小說論」(螢雪出版社，1966).

丁範鎮，枕中記研究「大東文化研究」2輯(成均館大學校 大東文化研究所，1966).

李胤錫，「調信說話의 文學的 價値에 關한 小考」(韓國傳統文化研究)第四輯(曉星女大 韓國傳統文化研究所，1988)，pp.167-189.

20) 裴鉞，祝秀俠，「唐代傳奇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64年)，p.6.

李宗爲，「唐人傳奇」(中華書局，1985)，pp.1-3.

21) 李宗爲，「唐人傳奇」(中華書局，1985)，pp.1-3 參照.

劉琰，「唐代傳奇研究」(正中書局，中華民國71年)，pp.2-6 參照.

22) 胡雲翼，「新著 中國文學史」(上海，1937)，p.27 參照.

23) 鄭學成，前揭書，254 參照.

24) R.M. Albérès: Histoire du Roman Moderne éd, Albin Michel Paris, 1962, pp.441-461(黃涇江，韓國小說史序說〈丁奎福・蘇在英・金光淳，「韓國古小說研究」(二友出版社，1983)〉，p.16).

25) 金光淳，韓國古小說史序說「語文論叢」19號(慶北大學校 人文大學 1985)，pp.60-61.

26) 韓國和唐間的交流情形如下：首先有使臣的來往，加上僧侶和商人的交流也頻繁。新羅眞平王43年(A.D. 921)以來 新羅派遣的使臣總共130多回，堂派遣使臣的回數也超過30多回。新羅的唐留學的數目是八千多人(唐書・唐太宗貞觀5年)及第唐以及五代的科舉考試的人是九十名左右。(崔澄，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參照，東文選 84)。居易於文章最精切，然最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唐書列傳白居易條。元末元稹 白氏長慶集)。

27) 金光淳，金現感虎의 異本과 文學史의 意義「韓國古小說의 照明」(韓國古小說研究會，1990)。

作品,「調信傳」是十世紀的作品。就這兩個作品的結構・主題・描寫技巧來講的話,當時韓國學者很可能已經接觸到「枕中記」。²⁸⁾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在韓國和「枕中記」類的以夢題材的作品數量相當多的現實來做證據。「調信傳」和「枕中記」兩者在夢的受容樣相・情節結構・夢的功能方面,互相類似而且以上諸要素的比較分析後,可以說「調信傳」是從「枕中記」換骨奪胎的。這兩種作品的如上的差異,假如我們只着眼於兩百年左右的時間上的條件的話,那是不太正確。因為在韓國受容唐傳奇以後,這期間中,可以說是,所有的作品都是踏襲唐傳奇,只有「調信傳」進一步創作了名實相符的俱備結構嚴密的表現形式的虛構的作家精神世界的小說。所以「調信傳」的小說上的優秀性是由於「調信傳」的撰者僧侶一然的作家意識的突出來產生的結果。一然考慮「枕中記」的情節結構而採錄「調信」故事,然後補救結構上的缺點,而完成內涵着當時社會現象的虛構創作品。從如上的事實,「調信傳」在韓國小說史上佔有一定的價值,因而在韓國小說的開始點應當推到10世紀的「調信傳」・「金現感處」²⁹⁾・「首插石柙」³⁰⁾・「崔致遠傳」³¹⁾等的作品。歷來學者們主張在韓國小說從15世紀的「金鰲新話」中開始。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看法值得商榷的。

V. 結 論

如上的內容再次扼要的整理如下:

第一,「枕中記」・「調信傳」中夢的受容樣相:「枕中記」的敘述者把盧生看待理想的人物,同時傳達着教訓的內容。「調信傳」的敘述者把調信描寫為理想破壞的人物,而表現教訓的意味。

第二,夢的功能和讀者的立場來看的話,「枕中記」中對現實不滿的主角在夢中達到了現實生活中所願的事情而且覺夢後得到了覺悟。因此,可以說是「枕中記」是從做夢之前的現實生活開始到覺夢後的現實情況條件一直上昇的結局,因而給讀者傳達優雅美。「調信傳」中調信在夢中雖然達到現實生活中的所願,但是因為一直受到經濟上的窮困而處於比現實更劣惡的情況,所以情況條件上包含着上昇和下降的狀況,因而會給讀者傳達崇高美或悲壯美。就如上的事實來講的話,兩者互有異同。

第三,在「枕中記」中夢和現實之間沒有連續性,因而可以稱之為「閉鎖」的作品,但是「調信傳」中夢和現實有很大的聯關性而且最後主角的失蹤讓讀者喚起想像力,因而可以把它稱「開放」的作品。這一點也許是「調信傳」的優點。

第四,分析「枕中記」和「調信傳」結果,「調信傳」描寫對於現實事件的強烈的作家意識。雖

28) 「調信傳」結尾中說“不須更待黃梁熟,方悟勞生一夢刊”我們從此可以判斷「調信傳」和「枕中記」的關係。所謂“黃梁尚未熟”的字從自「太平廣記」異人類呂翁條(即「枕中記」)中開始了。還有在韓國「調信傳」以前沒有用過這個字(丁範鎭,前揭書, p.139 參照)。

29) 金光淳,金現感處의 異本斗 文學史的 意義「韓國古小說」의 照明」(亞細亞文化社, 1990), pp. 373—392 參照。

30) 金光淳,韓國古小說史의 時代區分斗 展開樣相「論文論叢」22號(慶北大學校 人文大學, 1980), pp. 200—201 參照。

31) 金光淳,上揭書, p. 201 參照。

然如此，在中國已經把「枕中記」看待小說作品，但是在韓國還仍然把「調信傳」看待單純的故事。這一點我們認為很不妥當，應當把「調信傳」肯定為和「枕中記」同類型的小說作品。因此，在韓國小說史上，我們設定小說的開始點的時候，應該以「調信傳」和「金現感虎」・「首插石相」・「崔致遠傳」的新羅末高麗初期的作品做為韓國小說的開始。

參 考 文 獻

〈韓國文獻〉

- 黃汎江，古典文學의 美意識과 原理，「古典文學을 찾아서」(文學과 知性社，1976)。
 林煥澤，韓國文學史의 視角(創作과 批評社，1984)。
 丁範鎮，唐代小說研究(成均館大學校 大東文化研究所，1982)。
 金哲煥，後三國時代의 支配勢力의 性格(李相伯博士 回甲紀念論叢，1964)。
 鄭學成，傳奇小說의 問題「韓國文學研究入門」(知識產業社，1982)。
 池俊模，傳奇小說의 嚆矢는 新羅에 있다(語文學 32，韓國語文學會，1975)。
 車相赫，中國文學史(東國文化史，1958)。
 丁奎福，蘇在英，金光淳，韓國古小說研究(二友出版社，1985)。
 金光淳，韓國古小說史의 時代區分과 展開樣相(語文論叢 22號，慶北大學校 人文大學，1988)。
 張德順外，韓國文學史의 爭點(集文堂，1986)。
 金光淳，金現感虎의 異本과 文學史의 意義(韓國古小說의 照明，亞細亞文化社，1990)。
 金光淳，天君小說研究(螢雪出版社，1980)。
 金光淳，韓國擬人小說研究(새문사，1987)。
 金鉉龍，韓中小說說話比較研究(一志社，1976)。
 蘇在英，古小說通論(二友出版社，1983)。
 趙東一，韓國小說의 理論(知識產業社，1987)。
 車溶柱，古小說論攷(啓明大學出版部，1985)。
 黃汎江，朝鮮王朝小說研究(韓國研究院，1978)。

(以外 論文 腳註參照)

〈中國文獻〉

- 孟瑤，中國小說史 第一冊～第四冊(傳奇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 69年)。
 沈既濟，枕中記，「唐人小說」(文光圖書公司，中華民國 64年)。
 傳奇筆記，唐人小說(中華書局，1985年)。
 祝秀俠，唐代傳奇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 46年)。
 劉瑛，唐代傳奇研究(正中書局，中華民國 71年)。
 秦孟蕭，中國小說史初稿(河洛圖書出版，中華民國 67年)。
 郭箴一，中國小說史(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 54年)。
 木鐸，唐人傳奇(木鐸出版社，1985年)。
 范烟橋，中國小說史(長安出版社，中華民國 66年)。
 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小說講話(長春新貨印刷，1981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谷風出版社，1924年)。
 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上海，1937年)。
 唐書・唐太宗・貞觀 5 年條。

唐會要 卷36.

唐書 列傳.

楊恆達編譯, 小說理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88年).

傅庚生,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香港南國出版社, 中華民國 59年).

於可訓, 小說的新變(長江文藝出版社, 1988年).

雷達, 小說藝術探勝(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

陳洪, 中國古代小說藝術論發微(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7年).

宋梧剛, 中國小說傳統技法(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9年).

羅盤, 小說創作論(東大圖書公司, 1980年).

胡懷琛等, 中國小說欣賞導讀(莊嚴出版社, 1981年).

何滿子·李時人, 中國古代短篇小說傑作評法(下冊)(安徽文藝出版社, 1988年).

〈名作欣賞〉編輯部, 古典小說戲劇名作賞析(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陳平原,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王敬文, 小說藝術構思初探(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87年).

滕雲, 小說審美談(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6年).

劉葉秋, 魏晉南北朝小說(中華書局, 上海印刷, 1961).

吳功正, 小說美學(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5).

葉朗, 中國小說美學(里仁書局, 中華民國 76年).

周中明, 中國的小說藝術(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0年).

艾斐, 小說審美意識(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8年).

周英熊, 小說·歷史·心理·人物(東大圖書公司, 1989年).

金健人, 小說結構美學(木鐸出版社, 中華民國 77年).

〈西洋文獻〉

Jolade Tacobi, 「The sychology of C.G. Jung」(Yale University).

R.M. Ablères: Histoire du Roman Modern éd, Albin Michel Paris, 1962.

C. Brooks & R.P. Warren, Understanding Fic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43.

Forster, E.M. Aspects of the Novel, Publican Books, 1962.

Keenney, W., How to Analyze Fiction, New York, Monarch Press, 1966.

Muir, E.,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 London, be Hogarth Press, 1975.

Stanton, R., An Introduction to Fic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r Inc. 1965.